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六
孟子 告子上

イ13

863

26

四書大全說約合蔡正解卷之二十六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蓀右翼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陞獻輯思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性猶章全旨

通章告子認性本無仁義故着「以」字又看「爲」字孟子就他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而告子之說窮矣首節告子卽物論性下節孟子開其立論之非而究其貽害之大蓋告子認性是蠢然之物仁義是造作而成其病根在「爲」字不知性中自有仁義如孩提知愛可見性中有仁稍長知敬可見性中有義費不得一毫人力着「不得」些勉強孟子看他病根所在故以戕賊二字換他爲字蓋見爲字之謬告子爲字是背費戕賊孟子又就他破綻處大爲裂開只折其非未告以性爲何物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

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圖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屈曲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參序告子以性爲惡岐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矣自我觀之人生而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塊然一物而已猶杞柳之質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也其舉動措施皆非出于自然猶桮棬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強爲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以杞柳而強爲桮棬皆人力使然一而已矣析講性猶杞柳二句且虛講下二句方可發人性本無仁義之意告子認氣爲性卽後章生之謂性意而性與仁義分矣講此處切勿用降衷等語○猶杞柳也上無仁字者告子謂仁內義外杞仁字看做騎牆的義則斷乎非性有也○
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

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

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于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參序孟子詰之曰桮棬有待于爲仁義順吾性而出之卽是此原不可相提而並論也以杞柳論子豈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而遂自然以爲桮棬乎抑將斬伐之屈排之戕賊杞柳之本然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本然斲喪其性而後以爲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欲爲仁義是害于性于是棄仁義而不爲是率天下之人而爲仁義之

禍者必于之言夫其貽害可勝言哉

析講天全真西山曰子能二句非兩語之詞乃是言子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難之○禍仁義玩註是說人因此不肯爲仁義便害仁義是子之言爲仁義之禍不是人以仁義爲人性之禍之說而禍仁義者必于之言倒裝文法也○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辨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告子數章俱是立論不是問辭○輔慶源曰不三不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饒雙陸曰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蒙引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上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爲哉此孟子所以諄諄于此也○邪說暴行二者相依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奈之何哉殊

不知天地以生物爲心則所生之物安得有性惡之理爲此說者是誣天也

湍水章全旨

此章首節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于使然

乃使然人無有不善一句爲通章要旨總註甚明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潑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參序告子曰人之性猶湍水之爲物也但決諸東方則東流而非定于東決諸西方則西流而非定于西人性之無分乎善與不善而未有定體顧人所爲何如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與西而未有定向也亦惟人之所決何如耳

析講大全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

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只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性猶句虛決諸一句言湍水人性二句正說猶湍水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蔡序孟子曰水之流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不分於上下乎決諸東方則東流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西方地勢為最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之本就下也但凡為人即無間智愚無有不善一有不善即非人之性矣但凡為水即無間東西無有不下一有不下一便非水之性矣然則性固有定體矣析講不善乃性之習非性之體東西乃水之勢非水之性

無分於上下是言必就下不就上。大全蔡氏曰人性之善四句似疊贅上三句渾淪說个性善下二句決斷其詞而信其為必善也無不善所謂故者以利為本二句只是上意。無有只是決詞非著其同然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昔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參趙註然水無不下而亦有不下者何哉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之奮起而過顙若過其下流激而行之可使之壅而在山是過顙在山豈水本然之性哉其迫于搏激之勢使之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也其性為物

欲所誘利害所迫失其本體而然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
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
然爲善無分于善不善是何說耶

析講蒙引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亦猶是蓋言其性
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擊所使也○此節正駁他前二決
字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蓋
不善由于後來之習可見本然之性無不善也

生之章全旨

此章是告子以氣言性孟子詰其混人物于無辨
也生是氣生之理是性○首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
以理責之次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喻之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
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
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余大全告子曰性之爲性非他也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
氣而有此知覺有此運動者這便是性何嘗有善不善哉

析講生活也分言之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此句是以
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
謂性判斷簡切○饒雙峰曰有生之初所以能知覺運動者
屬平氣其所得于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屬平理告子認
氣爲性故有此說○王觀濤曰知覺運動非正講生字所以
知覺運動這等活機乃謂生也○此生字告子本意專以人
言下文孟子乃詰其混人物于無
辨也此節生字可露物字且勿露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與平聲
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
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泰序告子以氣爲性則理氣不明而人物無辨矣孟子姑就
他立說之本旨而詰之曰生之即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俱

謂之白與告子不想到以生爲性便有混人于物之失而直
蒼之曰然孟子又申之曰天下之物號爲白者多矣今凡白
櫛謂之白將謂白羽之白也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
自主之白而更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其白既同安得不謂之
白也彼蓋欲申其白之謂白之說而不
知生之謂性之非固自此而可闕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生之謂性也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爲辭欲
堅其說令其不得遁而後破之也白羽四句總申白之謂白
句惟論生而不論生之理則凡生皆謂之性論白而不論白
之質則凡物皆謂之白上三白字是我去白之告子生之謂
性混人物在其中孟子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
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之性一段話說了故先難之云云告
子于此若以爲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爲然則犬
中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于此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
一性矣即下又云云也講本文不一于此處就依註貼須要
起得下文○按此註凡物之白更無差別亦勿便貼猶白之
謂白句當于下白羽云云貼出爲妥○羽雪玉質本
不同然此節只重在同謂之白不重在質之異上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
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
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
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
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
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
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
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
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析之其義精矣

參序孟子因而析之曰若然則凡同生即同一性犬之性
固同牛之性牛之性迷亦同人之性而更無差別與吾
知生則人之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豈即性之謂乎
析講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
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蓋自大本大原上

說太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于理亦偏。是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蒙引：犬之性，猶牛之性，此句只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不區別牛犬之不同處，可見○存疑。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之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根本也。

食色章全旨

此章得力在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極明白了。下二節不過因

告子強辨，故以所明者通之。大概告子論長始終以人言，孟子論長始終以心言。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參字疑。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乃復伸其說曰：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即性也。夫甘之悅之之心，生於我者也可。甘之悅之之心，具于物者也。由吾心之甘悅而推之，則凡吾心之愛皆謂之仁。而愛心生于內，故仁內也。非外也。由食色之可甘可悅而推之，則凡事物之宜皆謂之義。而事物存乎外，故義外也。非內也。

析講仁內四句，承上食色推開泛說，不貼定食色說。仁字告子專指愛之心說，亦認作生之類。其言已非。兼內字猶近，似至于以義為外，其言尤謬。故孟子獨辨之。○大全朱子曰：告

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方客認
仁爲在內○輔氏曰知其食色之美而其之悅之即知覺也
甘與悅即運動也○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言
心之愛爲仁德與理字都無此正當以生爲性一類義者
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宜爲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
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告
子主意不在內仁全是仁內決義外故孟子于姑置不論只
就義外詰他○註學者但當用力于仁云云非告子本意告
子以食色爲性大旨已差故言仁義
俱就相處說原不說到功夫上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
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
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參存疑孟子曰仁義一也何以謂仁內而義獨在外也曰吾

聞之義莫重于敬長試以長言之因彼年之長而吾方去長
之原非先有長之心在我也猶彼色白而我方去以白
稱之從其白于外非先有白之心于我也故謂義爲外也
析講我長只稱其年齒勿露敬字長白告子本意俱指人言
至下孟子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句只承彼長二句說言
義主上長長既在外故以義爲外也○告子只
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義故以爲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
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
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
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參蒙引孟子承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非其倫矣蓋人

有白者馬亦有白者白馬之白白人之白不過以彼爲白耳此誠無以異也若長那個馬之長也亦無以異于長那個人之長與吾知長馬則是口頭道個老大的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于中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且更有一說汝以彼之年長者卽爲義乎抑將以我尊之爲長此恭敬之心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敬因乎人義可以爲在外矣若以長之爲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折講白馬四句輕只起下且謂一句之意蓋長馬與長人不同是就隨事制宜上見義且謂一句只就敬長之敬上見得敬由于我則義由中出明矣然須得詰問口吻莫遽說明義之在內○白馬之白四句是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是辨彼長而我長之非白馬白人俱是稱之爲白長馬亦是稱之爲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敬以敬人之所以不同也○且謂二句專以人言不兼馬說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參蒙引告子曰我亦非以長者爲義也但自其長之不同于愛者觀之則仁卽在內而義卽在外耳如吾弟則吾愛之秦人之弟則吾不之愛也施愛有不同是所主在我人強不得我之愛也故仁謂之內若長則異是矣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論親疎惟長是視我不得沒人之長而所主不在我也故義謂之外也告子此言雖知以長之者爲義而究不知所以長之者不出于長而出于心也

析講此條分明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說者特借以我爲悅形容以長爲悅之在外且意若謂不必說甚長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只一概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告子終以長之爲外而不知其出于心也○彙解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也事兄悌故敬可移于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等耳如何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下文只就其所明而通之耳○

告子此節議論仍是彼長而我長之下一句之意○秦人楚人只大概言疎遠之人不必拘

曰齊秦人之炙無以異於齊吾炙夫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齊炙亦有外與

齊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然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兩難而不得其正也○參蒙引孟子折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長有同情人固有然者齊秦人之炙亦齊吾炙而無以異焉味有同者物亦有然者今子謂以長為悅而在外然則人之齊炙亦以炙為悅而有外與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子既明于其食必明于其炙矣胡不引而通之乎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但因其明而通之耳大抵告子非專以義屬長者不屬長之者

也他連長之都認在外故孟子只申明長之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王觀濤曰物字指炙然字指齊之同亦字對上長有同然說炙雖在外而所以齊之者必由中出乃性之自然非物之使然故知義亦在內告子明于其食之性故孟子借齊炙之說比類通之

孟子章全旨

此章行吾敬一句已盡義內之旨下文因時制宜之說亦非在行吾敬之外正行敬之妙用也然公

都子固知義根于心而猶未知義妙下時故被季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食正所以發明敬有轉移皆心之因時制宜處便益見義之在內而不在外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參序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而未達故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為外而孟子獨以為在內不知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參蒙引公都子曰義上于敬者也有入于此在所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析講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行吾敬有味蓋所行者乃吾心之敬故謂之義內即孟子長之為義之說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參蒙引孟子季子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曰伯兄吾知其當敬矣假如鄉人長于伯兄一歲亦

所當敬也則誰敬曰敬以親鄉人雖長疏不踰戚必當敬兄季子又問曰酌則誰先曰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主所敬在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告子謂義在外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析講一歲字須玩蔡氏曰鄉人者不長于伯兄則必敬兄若五年以長十年以前則敬鄉人無疑此問亦是用術處知義內者必曰敬兄然後出得兩則誰先一句以搖奪之既曰先酌鄉人則敬兄之心不得自生而為外所奪矣故曰義外○伯兄鄉人之辨依舊是長義長是楚長之說據孟子季子此問把敬與酌做一例看都是外面虛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

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于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

斯須暫時也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祭序公都于屈于對而不能達以告孟子孟子教之辨曰于盍做其伯兄鄉人之意而請之曰弟與叔父皆親也敬叔父乎敬弟乎吾知弟雖親不可加于叔父彼將答曰敬叔父則與敬兄者無異矣子又因其酌則誰先而請之曰弟固不得與叔父並尊矣設弟為祖考之尸以象神則誰敬吾知叔父雖尊必不可加于尸彼將曰敬弟則與先酌鄉人無異矣子乃從而折之曰既曰敬弟則敬叔父之心移之于弟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答曰所以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不得不為祖考屬矣子亦曰向所謂先酌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不得不為主道屈矣蓋庸常之敬在兄亦猶敬叔父之常彼斯須之敬在鄉人特以鄉人為賓亦猶敬弟之暫耳庸敬斯

須皆我為主可以知義之在內矣

析講不能答畢竟認吾笑不透為尸者抱祖考之本主以立而象神也兩在位故也上句指弟在尸位下句指鄉人在賓位時當庸敬則庸敬時當斯須敬則斯須敬用敬各有所宜皆憑心上做出以此見得義在內也庸敬二句最重○叔父之當敬于弟比兄之當敬于鄉人之長尤為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意亦一也○按漢說云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必無疑矣似此則因時制宜渾入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

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養父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異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出吾所敬在此也敬定由叔父而立也當敬弟時則敬弟不出吾所長在彼也敬定由弟而立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必果在外非由內出者也公都子所以易見者曉之曰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自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也予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叔父與弟外也而酌其當敬之宜者心也湯水外也而酌其飲食之宜者心也義之在內而不在外也明矣

析講蒙引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于我者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叔父與弟也○存疑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耳

公都章全旨

此章闡發性善之旨以性善為主雖說情說才而情是性之動者才是性之動而有為者情善才善總見性之善也上四節公都子述三說而疑性善之非下是孟子論情善以著性善之定以乃若其情一節為主重因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不過然盡性工夫全要在才上擴充

以善其情之用故孟子以盡其才為盡性引詩與聖言所以証上文性善情善之說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參蒙引公都子曰吾觀天下之言性者不一矣在告子則曰人之初生而有性知覺運動只是蠢然而已本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此一說也

析講此言性之渾論○語類云無善無不善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

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即端水之說也

參趙註武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本無定體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聖化之起則民皆喜為善可見性可以為善幽厲虐政之起則民皆好暴亂可見性可以為不善也此又

析講此言性之無定。○兩則字甚活正見為之兩可處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參蒙引或又曰性有一等從來是善有一等從來是惡所稟各異非習所能移也是故以聖堯為之君而有微子比干不能使之為善非有性不善者乎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子舜不能化之為善惡以無道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亦不能使微子為不仁
非有性善者乎此又一說也
析講此言性之有定○三而字是不宜有而有之意
君父兄子弟等俱不虛見情親則易化分尊則易行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一

合參出前二說觀之則善惡皆性之所無而偏于習由後二說觀之則善惡皆性之所固有而定于初皆不專言善也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別性之本善可知矣
參蒙引孟子曰吾謂性善豈無所驗哉性蘊乎中而無形發于外不為情則易見乃若人之情因性而動自然發見者則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矣即情之善也
而性之本善可知乃吾所據以謂性善也
析講乃若二字從性隱于無形而難言說來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此善字說性○朱子曰性情如一小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陳新安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

等情則情善可見而性善亦可見。此乃若三句包下文惻隱之心十六句宜渾淪說。其情其字指性善其情乃初動于性之情也其情之真不可偽處即性之真不容雜處乃所謂善也歸到性上。為字已包盡其本之意。翼註情字要主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如見人井而惻隱是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象蒙引情善而性善宜無不善者矣而亦有為不善者何哉或者必歸咎于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能性既善則才亦善若夫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之罪也。析講大全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可言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二節語脉極緊作一節看。本是良能非才技之才如見孺子入井而能惻隱之事便是才。若夫二字從情善性善跌下此才字而子指那好底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為不善

者亦未始無才但為物欲所使非性中本有之才故性中本有之才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者也。蒙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聽心之能思足之能運手之能能攀之類是也。才足說情以後事然皆自性中來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

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參達說然果何以見情善而才亦善耶以情之已發者言之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又安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以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因情始見不因情始有非出外而錄入于我之內者也蓋性善成性與生俱生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之善惟其舍之而

失故卒歸于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析請大全朱子曰性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惻隱等四個心字是已發出來當情字看皆有止見情善仁也八句是因用以著其體正見乃若節所以因情善而謂性善之意也非由外錄句有意蓋因上面情發于外却像在外來的故如此言之言雖由外而見實非由外而得者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鑲三句雖是性善中事却以起下不能盡其才意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則必求矣不能盡其才正是不思不求盡字宜玩本然之才凡善皆所能為如盡惻隱之心即可至于欲達達人欲立立人盡羞惡之心即可至于介不取于不取弗視視以天下為一體推之恭敬等皆然今乃不能為善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之量耳○人皆有之四項由言情善仁也四項由言性善仁義禮智至節末申言才善然亦宜渾淪

說○存疑上支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裏何處見
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于物欲而失之者若
未失不滑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于物欲意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
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
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
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
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
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
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
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
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
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參達說然驗性于情而謂性之本善者此非我之私言也蓋
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夷好是懿德美之德者夫物之與則幾已判于精粗秉夷好德心已分于寂感而詩顧合
而言之者是必有深義于其間矣孔子讀其詩而契其旨也
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
故天之生人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
而有則未有物而則不具者矣物則相因乃理之必然者在
天爲定命而人生人得之則爲秉執之常性也惟其爲民之秉
夷也存之于心爲繼善之良故發之于情自好此懿美之德
蓋合聖愚而同然矣使非同此秉夷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

好乎爲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夫知物則爲入所必有則性善可知矣知好德爲人所同然則情善可徵矣其有不好是自喪其秉夷之良心者也豈才之罪哉卽此可見見人性之善而不必惑于三說之紛紛矣析講此節引詩曰孔子曰非浚然援引正與告子曰或曰做心對証上是因情善以驗性善此則謂性惟善故情亦善也○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不曰理而曰則天理當然有定之則也曰則曰夷總是性善別名而無別理也好是情能好是才總之一性而已矣○懿德卽性情之見于行事而有得三心者孔子贊詩加二故字一必字而性情相因之旨悉出有物有則如視聽有視聽之則如是而視聽便是不如是而視聽便不是如視遠惟明能視遠謂之明不能則不謂之明聽德惟聽能聽德謂之聽不能則不謂之聽視聽是物明聰是則餘可類推謂更而何以言秉蓋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易若秉執然也好懿德與禮義悅心一類

富歲章全旨

此章總發明性善之同同字重看其同處全在首尾二節兩個心字上首節陷溺之心原非同然之心末節同然之心原非陷溺之心未有不同者首

節是綱次節卽物之同以決人之同故龍子五節由體之同以決心之同正伸同類意通章以心字爲主才字不在心外反覆發透非天之降才爾殊一句以爲世之多暴者醒也下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新安陳因曰此章大意以入心理義之同而見入性之皆善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衆存疑孟子曰我觀富歲子弟雖未必盡能爲善然多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雖未必盡至爲惡然多至暴棄而陷才爾殊也蓋由凶年衣食不足迫于飢寒禮義不暇顧若論其性則皆善而才無不同析講多賴多暴須抑揚說重多暴一邊降才非殊本說性而

以性之良能說者切為善為不善兩為字意也心包性才心
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而至于為暴耳。言人性之同不
自性而曰才曰心者性具于心而發為才才無不同則心無
不同心無不同則性無不同可知非夫何重看下文句正見之
以心為主其心即下理義之心也。存疑陷溺之心即是下
面同然之心人心同然平理義于弟多暴則不同然平理義
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入心同然理義以明此
意。類字只作善字說然字是指為暴多暴
處且勿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內用

今夫麴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
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
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麴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反

麴太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衆引試以物性觀之今夫麴麥播種而又耨之其地同樹

藝之時又同無不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不先不後皆成
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所獲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
有肥磽之分雨露有厚薄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也在麴麥豈有不同哉

析講蒙引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牙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心陷溺其心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今夫麴麥至熟矣言麴麥之性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言其不同正所以發明同字意也其地同言均是種麥之地也若說地利同便碍下肥磽意矣。大全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日覆種。存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衆序即麤麥之同者觀之故凡物之同類者其性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其彼此有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之至亦不過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與我亦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析講同類以物之形言相似以物之性言與我同類句雖主形體說須補出性善之同意伏下同然理義講○蒙引今夫麤麥至此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至末是即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麤麥同類固指性言然安渾含說方不碍聖人先得句地步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音

貴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貴也衆序惟人類之同故龍子嘗有言曰業屨者不知人足之大

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我知決不至失其形而爲貴也龍子所云不爲貴者正以屨之相似由天下之足同故也析講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引龍子不重足同上只將此引起下文口耳目之同上蓋欲削形以見性也觀末節但言口耳目可見○存疑屨之相似二句是孟子解龍子之言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嘗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衆序然所同者寧獨足哉凡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也雖易牙極善于調味不過于同嗜之中知其滋味之正而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要其所嗜未嘗與人殊也如使易牙口之于味

也其嗜好之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本不同類也則易牙
所調之味宜易牙嗜之而未必人人嗜之矣天下之人何其
所嗜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皆期必于
易牙之所謂而群以為美是天卜之口舉相似也
柳諫大全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
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說如使易牙之口之于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較有
着落○如使口之于味也四句
是反言以見其同宜一氣讀下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
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
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然序豈獨口哉惟耳亦然至于舉其清濁高下天下之人皆
期必于師曠之所和則以為美而
樂聞之是天卜之耳舉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
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然序又豈獨耳哉惟目亦然至于子都美男子天下之人莫
不知其色之姣好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其無目者也是
天下之有目
者舉相似也

析講子都即鄭大夫公孫闕也有寵于莊公後見殺○此三
節總是借形體之所悅者形容
出心之所欲者而見其相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
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尊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衆達說惟其舉相似如此，故曰：凡口之于味也，人有同嗜焉；凡耳之于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于色也，人有同美焉；一身衆體無有不同如此，至于心爲一身之宰，神明之用，獨無所同，以爲然者乎？吾知人心必有所同，然者矣。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吾心所固有而即物而有之理也。謂吾心所固有而處物咸宜之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未有入心而無是理義，則未有不以理義爲然者矣。聖人之心此理義吾心亦此理義，但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理義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豈有異于人哉？是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

有此理義，我之所行誠合乎理義，則返之于心，未有不泰然自慊者。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也。猶芻豢之悅我口，求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若于同然中而有不然，則是陷溺其心，如凶歲之子弟，矣豈天降才之殊哉？析講然是然否之然，然字與悅字雖無甚異，而悅字意較深。一物各具一理，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是已。處物合宜爲義，如處父子則以親，處君臣則以義之類，是已。聖人先得以下，須發明同然二字，以應聖人與我同類句，先得重我與聖人同意末二句，正見人心同然乎理義之定，此聖凡所同也。大全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于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宜如此。○語類問：理義悅心，顏子欲罷不能，可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个心同處看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存疑：悅心須作悅自家方的方于多賴多暴意相貼，若說作人的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怎能做得此事。○先得對陷溺看，人惟陷溺其心，故失其心之所同然。聖人惟氣稟清明，物欲悉屏，故能于理義之所在生知安行而察之無不精，由之無不盡也。○理義二字都該在自已心上說，理義

即懿德人心同然乎理義即好是懿德也不可因在物字把理字說在外邊去勿義是借字猶言美味也未二句言其悅之至深正以其同然故耳同以理義為悅正見降才之善無殊

牛山章全旨

通章全為放其良心者而發首節次節即山木以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也○大全饒氏曰緊要在三箇存字首節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好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
剖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莠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參序孟子示人心當養也曰凡入初之所全貴乎後之能保試以山木言之即如齊之牛山其前此之木固嘗美矣以其所生之郊在於大國也舉國皆樵採于其中斧斤伐之者衆所生不足以當所伐尚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氣化之所滋息加以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蘖之復生焉使于此而培植之猶可以復其美也奈牛羊又從而牧放之生之未幾戕之者至是以萌蘖俱盡若彼濯濯也人徒見其濯濯也而曰牛山之木嘗美也以為前此未嘗有材焉不知山以生物為性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本性也哉

析講陳新安曰此節全是引起以譬喻下節○牛山之木嘗

美矣與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首尾緊相呼應下節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與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首尾緊相呼應○以山水例人心有兩層意未伐而保之與已伐而復之俱是重下一層蓋前重萌蘗後重幾希前重牛羊牧之後重幾希之反復相形相照又重幾希所以特亡上○通節大意言山之未嘗美而所以失其美者始病于斧斤之伐繼病于牛羊之牧此山無木之故也而非山之性也玩「當字」全從「不美之後而追論有美之日」意在「大國郊而曰郊于大國是倒字法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有此二意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格亡之矣格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格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參大全不特山木有是美也雖存乎人者其始豈無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者物欲爲之斷喪戕賊所餘無

幾亦猶斧斤之于木也。且且而伐之，尚可以為美乎？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也。然良心雖放，而未始終絕也。其日間紛擾之後，到得夜間，事物既退，心地虛靜，天良亦必有所生息。至于平旦而清明之氣未為利欲所昏，此時良心發見，善念萌生，其好善惡惡大率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相近，特其萌于既放之後，止于幾希之微而已。此正吾心之萌蘖也。于此而善保之，則由微而著，而良心可復全。奈何且晝之所為皆不仁不義之事，將幾希之善端隨桎梏而亡失之矣。亦猶萌蘖之牧于牛羊也。今日牯之明日又牯之，反覆循環而不已，則其氣至濁至昏，雖積夜以至平旦，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夜氣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則雖有人之形而好惡不與入近，其寔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如此也，而以為天質不美，未嘗有能為善之才焉者，不知才本于性，而性發為情，人之情本善，人之才本能為善，其不能為善者，早晝牯亡之故也。是豈人性之發而為情者本然無善也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牯亡之人，非謂牯亡其夜氣也，謂牯亡其良心也。○趙氏曰：仁義性也，而孟子以心言者，心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蒙

引且且，即且晝也，與且晝且字同，與且氣且字異。○且晝終有別且，早間晝通曰言。○其日夜之所息，與上節不同。上言日夜氣化無間，來生息。山木此只重夜字，由日而夜動者俱向于靜，由夜而平旦靜者方向于動，故其氣清明，良心自然發見，非說氣化來息良心也。良心理也，乃言平旦之氣者，蓋理氣不相離，氣清則理發見，如清水貯寶珠，珠光自現，其存其亡皆以心言，非謂氣有存亡而當致養于氣也。觀下引子言以明心中之當操，則意自明矣。○日至夜是說往晝物欲既退，平旦是說來晝物欲未接。○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好惡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緣平旦未與物接，未汨于欲，故如此幾希。云者因復于既放之後微而又微也。牯之反覆只是旋生旋牯，而不自已。○通節大意言良心人所必有，而亦有不存者，始放于物欲之害，繼盡于日晝之牯。此人無才之故也，而非人之情也。雖字從山，木蹶下，玩豈無一字，是由既失之後追論未失之先，口吻蓋既失之後似乎無良心者，不知其初固有良心也。○牯亡云者言良心為物欲鋼閉，不能發見也。朱子曰：牯如被禁械在那裡，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析衷云：夜氣云者由夜來心靜

而氣清名之也。到乎且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又曰：平旦之氣非有一也。夜氣不足以存，都是且晝所為壞了。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見字有味，曰：人見者，自己不見，故不知覺也。○陳新安曰：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于性者也。○彙解：夜氣如何存？良心蓋理不離氣，夜間無物欲之擾，其氣清明，而良心因以發見，便是夜氣足以存良心。若格之反覆，其氣極其昏濁，并夜間亦不能清明，而良心無從發見，便是夜氣不足以存。氣字屬人，非指天地之氣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合衆由此觀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頤養之何如耳。故苟于幾希之心而善養之，培夜氣之清明，防日晝之牴牾，如山木之萌蘖，不使其牧于牛羊也，則山木固日以滋生矣。而吾心仁義之良，將有復其初者。何物之不長也？苟于幾希之心而不養之，且晝為之交攻，牴牾為之相繼，如山

木之萌蘖而復牧于牛羊也，則山木固終于靡濯矣。而吾心仁義之良，將無復有存者。何物之不消也？養之得失異，而物之消長殊。然則人心可頃刻失其養乎？

析講大全朱子曰：此四句緊要得養，即長緣。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的。下節又說存養之要。○新安陳氏曰：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下文之操存而已。詞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只重入心，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尤重既失下一層。意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只虛說為妙。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當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於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余存疑孔子嘗有言曰有物于此操之則存在此舍之便仁失之存入也亡出也只係于操舍無有一定的時候入在內出在外只係于操舍無有一定的處鄉其惟心之謂與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心之當操而不可舍也如此人若能常操之而不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

新講大全朱子曰亡不是無只是逐物去了見得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孟子太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于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有豈特夜半平旦○程伊川曰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論心之本體也引此以明心之不可不養以結一章之首○語類求放心不是別有

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須要省察纔覺不在便收之耳○操則存四句空說至末句方可露出心字出入三句相承說勿以無定時無定向對說操字亦非把持只是提醒得力○操舍只以理欲言心在理上便存心在欲上便亡出入二句只就操舍上見得○上節說養此節一操字正養之之法所謂常惺惺者是也

無或章全旨

此章為齊王用賢不專而發反覆譬喻不過言其不專末節是即學矣之不專而卒無成功者以比例之也意是相貫○前節原王不智由于使賢之不專重吾見亦罕一句後節譬任賢不專必不能成其智重不專心致志二句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參序孟子曰君德莫貴于智○無或乎齊主之不能成其智也○析講無或乎言其有故而然舍下二節意在內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
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衆序蓋君心惟在所養何如耳與君子居養之以善則智與小人居蔽之以惡則愚譬有物于此雖極天下之易生也若但一日暴之以陽氣爲之發舒乃十日寒之以陰氣爲之閉塞則暴之所生不勝寒之所剝亦未有能遂其生者也而況于王心乎今吾進而見王之時少矣仁義之言無幾是一日暴之已耳吾方退而群邪雜進以相與寒之者至矣蓋不啻十日寒之矣雖吾見王之時王之善心亦暫有萌生而衆寒交攻牾亡反覆吾其如之何哉尚安能使其智德之成也
析講此節智字是明達事理洞晰政務屬作用邊與末節智字在資稟說者稍異○有萌生于暴無如何生于寒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弈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
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
音灼射食

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蹙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參序然吾見之罕非吾之不欲見也寒之者日至果何由而至也是其故仍在王矣其譬諸學奕者乎今夫弈之爲數特未技耳小數也苟學之者不專一其心以極致其志之所向則不可得精也如奕秋通國中所稱善奕者也設使奕秋誦二人以奕其教同也其一人則專心致志惟奕秋之誨爲聽而毫不旁馳其一人雖同聽之乃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爲之援弓繳而射之是其聽在奕秋而其心在鴻鵠也雖與彼一人俱學乎奕吾知其不若彼之精矣爲是其生稟之智敏鈍不同而弗若之與曰非然也聰明原速而鴻鵠日馳心弗若其專志弗若其致也夫王之心有鴻鵠也

吾其如有萌焉何哉無或于王之不智也析講二節雖一意而有兩層前節是言見賢之時少下節是言王見賢之心不專○心以體言志以心之所用言純用之于一事便是專致○上節吾見吾退吾如有萌三句通章正繫餘俱喻說而三吾字尤要着眼孟子以奕秋自居奈王之不聽其誨何也但通章語意俱以婉醒旁擊爲妙

魚我章全旨

通章示人當存其差惡之良心以義字作主末句一本心爲差惡之心配是義之端也前五節反覆推

勸此心而明其皆有下三節譬其本有而自失之也總註此章言差惡之心二句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失生死于危道之際二句是釋後三節之意是以君子句則總說通章立言大旨也須看得分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

魚與能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參漢說孟子醒人之本心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設使勢有所限得魚則失能掌得能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寧舍魚而取能掌者也豈惟嗜味爲然哉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設使勢遭其窮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害生二者不可得兼則寧舍生而取義者也析講首二節重義字○魚我所欲半節引起下三節不得

兼就遇變處難言。○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說如下文，不受噤齟，亦是○舍生取義，此勿說透下節方釋言之。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參序其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亦我所欲，而本然之良心覺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吾不為苟且以得生，也不生則必死矣，死亦我所惡，而本然之良心覺不義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當患難而有所不辟，以幸免也。析講此節，今下二節總由舍生取義推其有欲惡甚於生死之心，一意反覆總推勘，出人必有秉彝義理之良心耳。其論

秉彝義理處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蔽理義，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蓋彰彰矣。欲惡甚於生死者，所謂心之同然者，義理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曰本心。說本心，上說舍生即為死，言說所欲便見所惡，故此節兩釋之。註秉彝良心本說得全，下文註專說善惡之良心者，蓋于舍生取義為切也。其寔一也。○此正指出人所以舍生取義之心來。○指南兩甚字，雖損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入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須還他不說破語。○秉彝之良心，字至下文非獨賢者何方露出此節及下一節皆宜虛含良心說為是。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辟患

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參序如使入之所欲莫有甚于生而不知有義之可欲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不用也又豈肯為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惡莫有甚于死而不知不義之可惡則凡可以辟患者將何不為也又豈肯為義而就死哉

析講此下兩節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上轉換見意總要透出人必有秉彝之良心只照註意兩字節相連看為妙不作一反一正看蓋上節是設言之詞乃文章頓挫抑揚處何不用言一味去偷生何不為言一意去求免死此反言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下遂以由是二字承之註中設使人無由其必有一句最緊妙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
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能舍生取義如此
參序惟其必有死義惡不義之良心由是所欲有甚于生則生而有不用苟全也由是所惡有甚于死則死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苟免也

析講王觀濤曰由是二字似于上無所承然上節以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心故遂承之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而不喪耳

參序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此所謂羞惡之心義也非獨論義之賢者方有是心也人人皆有之但人汨于利欲每自喪焉而賢者則不為利欲所誘勿自喪耳

析講是故一字承上來見欲惡其于生死之心人所必有者乃人所皆有也只重人皆有句賢者勿喪帶言○麟士曰能勿喪與前章聖人先得句一般只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自首節至此俱是說此心人所同有但此心易見于猝然之感易昏于晏安之際故下文又把一人而得喪異致者兩相對較總發明人皆有之二句之意說本虛實○劉上玉曰是心即本心心字至此節方見至末節相應收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言嗣噉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噉吐唾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參大全何以驗人皆有是心哉如一竹簞之食一木豆之羹雖物之至輕也然當飢寒之際得而食之則生不得而食之則死生死所係利害之至急切者也宜乎不顧義之可否而求得之矣然使于此噉爾而與之即行道之常人亦弗肯受又甚至蹴爾而與之則乞人之至微賤有所弗屑也蓋猶惡其噉爾之無禮寧舍之而弗食况非行道之人與乞人乎則羞惡之良心所欲惡有甚于生死者可見人無不有是心也

析讀此節又即是心之所感而激發處以央人之皆有不屑之心不可稍定行人乞人說只是以得失之微當生死危迫之際雖行乞且激于義而不肯受况非行乞者乎正借以驗人皆有之心耳與言人皆有不忍而以乍見孺子入井一事明之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參存疑簞食豆羹生死所係是于我有益者而猶惡無禮雖死弗受至于一旦萬鍾在前則不辨禮義之可不可而貪味受之夫萬鍾之得失非如簞食豆羹之關于生死其于我身何所加益焉乃不辨禮義而受之豈為是宮室之廣美妻妾之供奉施與所識窮乏之人使得我之惠而感我焉此非得萬

鍾不可而逐貪昧以受之與是則可怪也已

析講此節與上節相連看註意自明上節雖云行人乞人寔以例衆人則士君子之真心亦該得了故此節遂說到萬鍾上去而未節鄉爲令爲云云亦俱作一人說也○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炤行道弗受乞人弗屑說於我何如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曰于我何如却乃爲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乎之論○陳新安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于爲此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上文只言義此如入禮字蓋合于義者自合于禮一字不乎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參存疑夫一人也一心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亦爲之夫簞豆生死所係是未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不可已而已此其本心之所在也可已而不已此之謂失其本心也夫本心失而可爲人乎人可惕然思矣

析講三不受爲之是舉上兩條來平稱以激發人○太全陳氏曰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于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紹聞編論語以富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兩處俱從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

天理人欲最明切○蔡氏曰身死二字是提醒人此之謂二字是悲嘆口氣

人心章全旨

此章總見仁義之心人所當存而不可自棄也首節言仁義甚切于人中二節嘆人之自失其良心未節示人當盡學問之道以求放心也求放心一字為通章主腦仁義總是性之理而統于一心能求放心則不違于仁而義在其中矣黃勉齋曰章內四人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參淺說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非他是即人之心也蓋其統括四端萬善流通于方寸之間惺惺不昧生生不息所以酬酢萬變而不至于惛然無用者仁為之也仁之切于

人何如哉義非他是即人之路也蓋其權衡是非可否發見于行事之際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可以為衆人所共由而使之不陷于邪曲者義為之也義之切于人何如哉

析講兩八字要見仁義切于人身意仁即人心明主宰之心義即此心應事處處合宜為人往來出入之路二句總見心甚切于人就見心不可放了○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于此見得仁字即包得義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太全朱子曰仁是無形的物事孟子恐人難理會便說道只人心便是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存疑心切于己人皆知之各仁曰人心欲人知其切于己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以心之所以為心者言則心即仁仁即心故謂仁為心之理亦可謂仁為人心亦可○東西山曰仁者心之德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中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語類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仁人之路在所必行離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令參夫仁為人心則人當操存而不放義為人路則人當率由而不舍胡世之人冥行徑趨舍置其大路而不由猶欲忘理放失其本心而不知求則失其所以為人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

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參序今人若有雞犬放則皆知求之至于心為一身之宰有所放失而不知求之豈愛其雞犬之至輕而忘其心之至重哉弗思甚也

柳蒲甘子棄而不由為舍令其出而不歸為放此放字是無

形之放蓋天理是人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故下言求放心即是說求仁也○放全由于不知知正求之實際故特揭出以曉人○輔慶源曰心有則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然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求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參太全彼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凡以收斂此心不容一物間斷求吾所失之仁而已矣心存而仁存仁存而義亦存矣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之道哉

柳講大全朱子曰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个放心來只是求

時便在，卽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迷則千里覺，則現前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丁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語類無他而已矣。云云不是學問之道，止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下言一語，都是道理。求放心，兼靜存動察言，此因上言放心不知求而深明放心之當求也。新安陳氏曰：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卽所以求仁也。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實歸宿在求仁上。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求底便是已發之心。

今有章全旨

此章亦因人之不知有心而比類以微惕之。心不若人，以屈于物欲而言上節，特以起下節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參序：孟子曰，今人設有無名之指，屈曲而不能伸，非甚病痛而害事也，則伸之，可不伸亦可。如有人能醫治之，而轉屈爲信者，則不遠秦楚之路以求之焉。此何爲也？爲其指之屈不如入之信也。析講：蒙引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以其不切于用也。王觀濤曰：不遠秦楚，謂不以秦楚爲遠，不是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參淺說：指至輕者，指之伸不若人，則知惡之，必欲其伸而後已。心至重者，心屈于物欲而直不若人，則不知惡而不思靜存動察以求之。此之謂不知輕重之類也。人盡反而求哉。析講：類字是比類之類，心與指相較，則輕重了然。彼自不知耳。心不若人，人字指聖賢不屈于物欲者言。

拱把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身之當養拱把三句輕輕引起見人
之明于養物而昧于養身至于身句重看其挑撥
人處在「愛」字而養字尤重故說身只根養字說愛
桐梓則知養愛身則不知養弗思之甚全在此處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
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
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參淺說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不過二物之微耳人苟愛其材
之美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皆知所以養之者至于
吾身為萬物主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其當養為何
如而不知所以養之以使其身之歸于善者豈真愛身不若
一桐梓哉心有所蔽而不思甚也使思
之則知吾身之重而養口不容已矣
析講蒙引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于身

也至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于身而不
知所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王觀濤曰所以二
字重看若以聲色嗜味之類養之反以戕之便是不知所以
養身○思字勿深發蓋身與桐梓輕重易明只是人不曾想
到耳須會得提醒人意思○所以養包得其廣內包心外包動
容周旋而言養之之道全在謹于內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
粹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也欲生之者愛其
材之美而欲其生長也養之正所以愛之也不知所以養身
便是不愛身弗思二字對不知養看蓋
思則知吾身之重而不可不養矣

人之章全旨

此章言養身之善否決于已而戒養身者不可以
小害大也其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
場師曰狼疾人兩引喻都着則為一字見養小者為小大由
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言養小之必害平大以
見小之必不可養○養太體則小體皆得其養所謂辟面盎
背四體不言而喻是也養小體必至失太體所謂失其本心
是也此善不善之分也如
此看正與兼養兼愛相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參說孟子曰凡人之于其身也百體具焉自入情言之皆兼所養而不忍傷者也然養所以成其愛既兼所愛則必兼所養而維持調護之矣無有尺寸之膚不自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欲養也然欲于無所不愛之中而審辨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豈有他哉亦惟于已身審其何者在所當急何者在所當緩養其所急則善養其所緩則不善等級分數近取于身而自得之而已矣何他求之有

析講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包盡前後大旨重看人之于身五句雖反說人情寔屬漫養無別以起下自考之意○愛以心言養以事言養以成愛重養邊○于已取之言其等級分限當身而具自可執以稽善否不俟外証也註輕重字即下貴賤大小字且勿露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參序善不善取之已者亦以已身衆體有不也也有分所獨尊而為貴有惟令是從而為賤有各分一形而為小有兼統衆形而為大貴且大者在所當重賤且小者在所當輕也大可以該小切不可以小害大貴可以役賤切不可以賤害貴故養體者於此若徒養其小者而重其所當輕便是從人欲而為卑下之小人必須養其大者而重其所當重便能完天理而為高明之大人此善不善之所以分而不可不自考也析講賤小自是口腹貴大自是心志然口腹字在未節方見

心志字通章不二露只宜渾說○大全蔡氏曰此節正于已取乏之意無以害尚未說到養見得當審其輕重也○賤小凡耳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故以口腹為小體正不可泥看○末三句只言大小而貴賤自在其中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

焉舍上聲櫨音賈櫨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櫨也櫨梓也

皆美材也棘棘小棗非美材也

然奈何今之不善養而為小人者多也如今有場師于此舍其梧櫨有用之才而養其棘棘無用之木是美惡莫辨而失其所當養者也則為賤場師焉

初講大全蔡氏曰此就物上比養小失大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參序人若養其一指之細而自失其肩背之大而不知也則是無善顧之明而為狼疾人也觀養木與養指者之弊可見人之養身猶養其大者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就身上例養小失大○肩背譬大意非真以肩背為大也一指肩背俱就小體中別大小耳狼善顧者有一處病則周身皆不顧矣二節總以養下飲食之人一節不必分賤害貴小害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參直解所以天下貪食嗜飲食之人後于飢渴不擇正味則人皆輕賤之矣為其止圖饜足不顧廉恥養者小而失者大而不免于賤場師狼疾人之訕也

析講此節與下節反覆呼應此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都是假設之詞正見養小之必害大也則人賤之此人字指本人一輩賤之

正賤其為賤場師狼疾人之類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退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

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于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于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釣是章全旨

通章綱領全在從其大體為大人句而先立乎大所以先立之也此是要人從形體中認出主宰則能贊能參的人即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全在自己心上做出來

公都子問曰釣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釣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利序公都子曰釣是人也其品宜無不同矣乃或各為大人或各為小人此何故也孟子曰人之當身體備大小如水體為主從其主張便進于高明而為大人如小體為主從其馳逐便流于卑下而為小人所從分故其人亦分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云釣是人也宜其成就皆同也或為二句究其人品之異後云釣是人也宜其所趨向同也或從

二句究其所從之異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在其馳逐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巳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役間抵隙為厥心病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參差說曰鈞是人也其趨向宜無不同矣乃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者何也孟子曰惟大體小體所蔽不同故人所從亦不同也小體維何耳之職司聽目之職司視皆以形用而自不能思其視聽之理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則耳目亦一物而已以聲色之外物交于耳目之物則耳隨好聲而馳目隨邪色而動引之而去已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若夫心則至虛至靈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盡其職而思則得其應接之理失其職而不思則不得其應接之理思不思關于得失之重如此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苟知心之為大體而于物感未交之時先有以立之養得心體定靜使之卓然而精明超然而寧淨不失

其無思而無不思之官則事至能發物來能慮視必視其所當視而視遠惟明聽必聽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相似與聖人同歸而非庸常衆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爲大人也

析講從大體是心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從小體是心不能爲身主反聽命于耳目也勿誤認作從事之從○耳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所以爲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爲大人而小人不見矣○三個物字不同上一物字指外之聲色下物字指耳目物引處就是蔽物處勿作引心看○先立三句全重思上立者正于思處用功所謂敬以直內是也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持把捉只是養得心體定靜而天理自強不息○大全蔡氏曰或從其大體一句是兩開問耳目之官至引之而已矣心之官至大人而已矣亦兩開答引者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也得不得指一切應事之理言而當視當聽之理亦在其中三句正形容能思的心是以覺悟主張平物理正與蔽于物三句相反○先立就是不

蔽于物處不能奪就是不受引處此爲大人就上二句看出見其果是大力量大操持也

有天章全旨

此章爲慕人爵而棄天爵者發總是欲人修天爵之意首節言爵有天人之分下嘆古今人之不及也天爵一句孟子立言語氣雖分別天人定重天爵邊曰惑之甚曰終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衆序孟子曰人情莫不重爵矣然有自然之貴與生俱來而爲天所賦異之爵者有使然之貴因世而設而爲人所賜予之爵者何謂天爵心之德愛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發諸心無不盡曰忠仁義見諸事無不寔曰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自始至終而不倦此皆秉懿好德不假于勢而自尊爲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下位卿一位大夫一位頒自第廷名分各別此假于勢而後尊爲人爵也

析論此節平說不必遽便貶人爵人爵亦御世之大分不可廢也○太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樂善不倦就自然本體說不必作用功言即秉懿之好理義之悅也下修字義說用工處○蒙引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于心而見于事者無一之不是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定者又無一息之間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者也○朱子說夫天爵為吾所固有而非若人爵之得于外至則天爵之當修也明矣而能修者惟古人古昔盛時人心淳厚學惟為己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于樂善不倦之地以修其天爵者盡吾分之當然初無異于人爵也而人爵從之道德尊而名譽著公卿大夫之位不期得而自得矣○析論此二節不平看思古所以傷今也重傷今意古人修天

爵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其理則然也如此說修字方與今人之修不同蔡氏曰古昔盛時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已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朱子說今之人則異于古之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知人爵之必由于天爵而致也于是修其天爵以要求人爵之階初非無所為而為者也既得人爵則所期既滿遂以天爵為無用而棄之不修矣修天爵以要人爵既不知天爵之為吾固有其心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又昧于所以得人爵之本則惑之甚者也天爵既棄而人爵其可保乎其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亡而已矣

析論太全新安陳氏曰或問修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

棄其天爵亦有爵終不亡者何也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終必亡言其有必亡之理也此有戒今人以法古人之意見即爲人爵計亦不覺其不修天爵○修有所要已是惑旋棄所修則愈惑故爲惑之甚惑猶言昏昧也

欲貴章全旨

此就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貴之思總以見人貴不足榮而良貴爲可願也○首節欲人思良貴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末節言良貴之真可貴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參序孟子曰人在世間誰安卑賤故慕人爵之貴而欲得之者人之同心也但人人有貴在於己無

待外求而自足者特弗思耳而自思耳
析講弗思耳三字最提醒人處言人本自有貴乎己者只

向趨慕外邊去將自己的貴都忘却了○欲貴指欲在人之貴說○蒙引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者名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爵位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在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乎己者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參序不思已貴而乃求人貴豈知貴之在己者乃本然之貴所謂良貴也人之以爵加已而後貴者乃外至之貴非良貴也彼趙孟操爵祿予奪之權者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奪而賤之人之所貴亦何足貴哉
析講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此三人字俱指操爵祿人之柄者言如下趙孟輩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而不足慕也○晉文公爲

盟主趙文子執政故曰能貴賤人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參淺說人之奔走于趙孟之門者不過願其膏粱我文繡我耳不知能得夫已之所貴者又豈肯慕夫人之所貴也良貴之可欲于何見之詩云既醉我以酒又飽我以德所謂既飽以德者言其飽足乎仁義而良貴在我也仁義飽于已則懿好無窮自有無味之至味極天下之可嗜者孰有過于理義之悅心者乎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今聞廣譽自施于身則榮施無盡自有不文之至文極天下之可慕者孰有過于寔大而聲弘者乎所以不願人

之文繡也內重則外物皆輕良貴之可貴如此世之欲貴者思之

析講引詩正明其為良貴重所以字仁義充足聞譽彰著于人之所貴自能漠然無動于中不是願此不屑彼也○聞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聲譽說即趨世不知亦不害其為聞譽○太全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榮矣○南軒張氏曰今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存疑詩飽德主思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仁義德之存聞譽德之發總是良貴

仁之章全旨

此章戒人為仁須力如水喻幾希之仁薪火喻目熾之不仁謂之不勝喻人不自反而歸咎于仁與于不仁人欲加熾而終不可滅也亦終必亡天理愈微而終不能存也○仁不仁總是

一心中理欲不作兩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

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自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合參孟子曰仁之勝夫不仁也猶水勝火道心為主則人心退聽此固必然之理也然所謂仁之勝不仁者謂其以常存之天理而遏方萌之人欲耳今之為仁者欲以一念一息之仁而勝乎私欲錮蔽之不仁及其不勝不日為仁之不力也而自諉之曰仁不能勝不仁是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而思熄之也及其不熄則從而謂之曰水不勝火此言一倡而不仁之人皆信以為仁之難成將益堅其不仁之習而滅理縱欲無所不至矣豈非反助於不仁之甚乎
析講首二句言仁勝不仁必然之理今之為仁四句是言為仁之不力此文句言助入不仁亦終必亡句言自亡其仁總之為仁不力之弊也張南軒曰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

亦終必亡而已矣

也故以水勝火喻之今之為仁者下補正意猶以至不勝火一連說本文謂字是自謂為自諉之意而註中人遂以為意則承我自謂而言人亦謂之以起下助不仁之意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令參然非但助人之不仁已也吾知此入之心亦且厭倦怠棄並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已矣為仁不力之害如此有志為仁者可諉于仁不勝不仁哉

五穀章全旨

此章是勉人用力于為仁意五穀四句是借五穀之當熟以引起末句言為仁之當熟也穀必熟方成為美種仁必熟方成為美德不熟不如稊稗非稊稗之可貴正見穀之當熟也仁如何熟此心純是天理時時皆仁處皆仁此方是熟其工夫是在熟之前面左到得熟處地位而已矣三字見必熟之而後可謂之仁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

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音歸稗蒲
賣反夫音扶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寔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熟序孟子曰五穀者大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之美者也然必成寔而後爲美苟爲不熟反不如美稗之有用夫五穀而可使不如美稗乎此所以必貴于熟也况夫仁爲本心之良兼統萬善至粹至精不猶五穀之美種耶亦在乎克復且純功純無間使心即仁仁即心全其至粹至精之理以熟之而已矣豈可爲之不力而出他道下哉

釋之章全旨

此章即藝以況道見必不能廢成法教學邊俱重正意盡在總註本文皆借言猶詩之有比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數學者亦必志

於數

數古
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數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也參說孟子曰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不觀之曲藝乎如引滿而後發者射之法也羿之教人射宜若有心得之巧矣乃其教之之法必志于數學射者亦必志于數蓋數乃射之成法不能舍此而相爲授受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

卷之十六

四書

道乎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上孔門之博約本

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爲教與學乎

析講四必字要玩穀是射之法舍此法何以善射規矩是匠

之法舍此法何以爲方員○志卽內志正之志引弓滿穀凝

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則大小方

員惟所用之故曰以○起纖處要發出正意博文以致知約

禮以力行乃聖道之穀率規矩也○大全輔慶源曰射者志

于穀而直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直積力久則

能巧矣教者與學者舍穀而

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

孟子卷之十一

人倫必盡其性而後能盡其心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221